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二十三回 群公子小敘幽貞館 女才人大治綺香園

初九早，仲蔚、隄士、友梅、伯琴同到綺香園，已有管園人在那裡伺候。問了姓名，便招呼丫頭領進，方穿過花障，只見知三、平叔同著一個丫頭走出來。友梅笑道：「你們長腳猴子，怎麼要緊跑到前頭來，好似沒見面似的，怕他笑話。」知三把大指伸子一伸，笑道：「內城府頭等名角，你們進去須好好兒見個禮，我們先過去，看碧霄的屋，現在要去看湘君去呢。」說著小丫頭領著到那邊去了。伯琴也不管他，隨了方才的丫頭進來，繞著迴廊，過了花障，只見芭蕉數百棵，尚未有葉。其內一帶花牆，後面修竹千竿，迎著風颯颯作響。眾人不走進，由著花牆一逕向北，過了一條曲折廊，向北數十步，廊盡處，又是花牆，上開一門，上書四字，曰「華■仙舍」。方入門來，只見一個大侍兒笑迎出來，說道：「裡面坐罷。」伯琴一看，笑道：「你可是佩纓？怎麼在這裡？」佩纓便把入園之事告訴了，一面命領進來的丫頭去報知姑娘。眾人跟了佩纓進來。佩纓道：「姑娘在裡邊看他們做菜，你們在幽貞館請坐，他就下來了。」又叫珠圓沏茶。便有一個侍兒出來了，仔細一看，大家不覺驚異，原來就是那天花園子外邊折梅的侍兒，仲蔚道：「莫非那日所見的閨秀，就是韻蘭麼？隄士也想那日所見就是韻蘭，怪他負這樣重名，我等賞識到底不差，如今也可以開開眼界了。正想著，忽見介侯也到。於是一面接珠圓的茶，一面立起來同介侯說了幾句話。介侯把珠圓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姐姐，你初六這日不理我們，今朝要評個禮。」眾人笑了。珠圓又轉身去砌了一碗茶，送到介侯處。介侯就摸他的手，笑道：「姐姐可是叫珠圓麼？」珠圓笑道：「你們何以曉得？」隄士笑道：「好姐姐的芳名，應該要曉得，不曉得就該死了。」那邊仲蔚又同佩纓講話，講到蘭生，眼圈兒就紅了。佩纓道：「我到這裡，就是碧霄姑娘薦的，姑娘待我真好，不過不教我跟出去。那一天一個客人說起，方知道顧老太太千年，我就知蘭生不能出來了，不知道府考可以去不去？」仲蔚道：「他孫子不過穿二十七日，過了二十七日，就可以考的。現在老子家，又是七里，等他姐姐喜事完了，我同他來。」佩纓笑道：「多多謝謝！千萬不要忘懷！」說著，小丫頭送了熱手巾，伯琴向佩纓笑道：「現在喝過幾回酒，酒量想必更好了。」佩纓笑道：「通是你不好，今朝同你算帳！」伯琴笑道：「好好，等素爨來了一同算罷。」那邊介侯、隄士也只管同珠圓說話，問姐姐幾歲，你姑娘幾歲，說著，只見又來了一位姑娘，請問了眾人姓名。眾人也請教芳名。珠圓道：「他叫小蘭，姑娘新用的。」隄士方欲再問，只聽裡面簾簾響處，報道姑娘出來。眾人起身，一看，果然就是那日所見的邂逅重逢，心裡愈加敬愛。看他上身穿著品藍織金大字閃緞狹猴窠袖緊身皮襖，元緞五道頭月華帶，元緞衣邊蜜色小圍鶴寧綉貂鼠青蓮闊緞鑲管元緞月華帶散管褲，元縐百褶裙，藍緞滿金小弓鞋，三套時式堆雲髻，蝴蝶穿翠珍珠花，斜插著一枝嵌寶金簪，嵌寶珠過橋金押髮，耳上一對嵌珠金環，右手兩隻鑲金鐲，一只晶圓珠穿鑲寶鐲，仍是兩三個嵌寶金約指。臉上並無脂粉，覺得莊雅端凝，雍容華貴，比前日所見，又是一種風流。跟出來兩個侍兒，就是那一日所見的，彼此相看，大家驚喜。眾人就坐後，韻蘭先說道：「有幾位好似前日邂逅過的，豈料今日再見，真是有緣。」因一一請問姓名，又向隄士笑道：「大作極佳。」隄士笑道：「信口哦吟常防齒冷，反蒙贊一佳字，真是不虞之譽。」韻蘭向仲蔚道：「碧霄妹道及足下是文玉妹子的相好，說是一往情深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。」仲蔚道：「渴慕芳徽，進身無計，乃碧霄一言之介，便蒙折簡相邀，幸侍妝台，曷勝僥倖。」伯琴道：「聞得姑娘瑟法精通，得暇可否請教？」韻蘭笑道：「偶觀瑟譜，並乏師承，安敢當精通兩字？勿嫌污耳，盡可獻醜。」知三道：「拜讀大作，典雅清新，蘇錦謝鹽，五體投地。」韻蘭笑道：「蟬琴蚓笛，豈足言詩，諸君壇坫雄才，得暇還求指教，妾雖風塵賤薄，頗愛名流，幸勿調路柳牆花，不足當雅人青睞也。」因又問友梅道：「閣下是否與那位舒老爺同宗？」友梅笑道：「雖是同宗，已是去題千里。」隄士笑道：「蘇姑娘我有一言奉告，聞姑娘是閩閩通才，不同市井，我等過訪本為親近而來，適才老爺的稱呼，未免俗套，可否把俗套除去，略跡忘形，以後便敢請教。」韻蘭道：「名分相隔，安敢抗禮於群賢？縱使諸君不鄙煙花，而貴賤懸殊，豈敢僭越？」介侯道：「隄士所言甚是，請勿客氣方好。」伯琴笑道：「若再不從，我等要定個罰例，這個罰例，請自隗始，據我說而今以後，我等也免了姑娘之稱，竟直呼韻蘭。韻蘭也不許有爺字之稱，彼此犯者，罰作狗叫三聲。」眾人皆笑起來。韻蘭笑道：「如此只得謹從尊命。」正說著，只見知三、平叔都來了，一面丫頭送了手巾，大家把罰例同他說過。知三道：「極好。」就在旁邊坐下，笑說道：「真正有趣。」韻蘭道：「你看湘君的地方好不好？」知三笑道：「姑娘同他收拾的地方有什麼不好？」伯琴笑指著知三道：「快做狗叫。」知三道：「並不犯例，罰從何來？」伯琴笑道：「姑娘兩字，不是狗嘴裡叫出來麼？」知三笑道：「該罰該罰！」就真學了狗叫。眾人大笑起來，連佩纓、珠圓等都笑了。知三因問侍兒的名字，韻蘭一一同他說了，因回頭道：「你們在那裡做什麼？快起搬點心出來。」霽月、玉潤、珠圓都去了。仲蔚道：「我們不用點心罷。」韻蘭道：「是自做的雞肉水餃，你們用了些，叫佩纓領你們到園裡各處玩玩，我也要吃些，好陪你們去看看。」因向仲蔚道：「你同各位先看我這幽貞館好不好？」眾人方才立起來看，原來方才進了花牆，到了五間外院，是老媽子的房。外院進來，一個大庭心，西首一株二三丈高的大玉蘭花，東首南面一排女貞子，北面百餘竿方竹，兩株木葉芭蕉，三四株四川的棕竹。中間甬道廊房，走進第二進，也是五間。門前一帶闊廊，當中一個坐落，匾上寫「錦香齋」三字。門前一個垂花簾，裡面一張獨幅香楠天然几。朝外一張紅木雕花西湖二十四景彌陀榻，一張紅木短腳雕花几，上一架西洋報刻大自鳴鐘，大紅繡緞几帳，榻上兩個大紅貢緞繡金墊子，大紅貢緞繡金引枕，下邊一條石綠寧綉緞金炕帳。天然几上一對點銅錫澆成的鶴蠟台，獅子奪球大香爐。東面一個紫窰兩過天青的大花瓶，放在一個紫檀座上，當中插著一枝黃天竹，一枝紅天竹，一枝蠟梅花已枯萎了。旁邊榻上成泰白磁盆裡種著一叢紅子萬年青，兩邊紫檀架上嵌著大理石秋江煙雨山水屏。旁邊架上一盆雙台雞爪水仙花。榻下一個大涎盂，兩個紅木腳踏。當中一只紅木雙拼大圓桌，兩旁靠牆兩只大理石紫檀小方桌，放著紅緞灑金台毯圍，又靠牆一溜每邊八把廣式紅木大雕花椅，大紅貢緞灑金圍鶴的椅帳倚墊，中間隔著紅木雕花茶几。下邊幾個東洋白磁大吐瓶，下面四張紅木繡墊小几，地上鋪著一條西洋織花毯。東西壁均是一色的水磨方磚。一邊八條米友仁墨戲山水，是在各處集湊而成的，一邊八條鄭板橋墨跡。裡邊朝南一幅萬國衣冠拜冕旋圖，是唐子畏所書，名字業已模糊。兩邊清捶珊瑚重金箋對，寫著： 神仙洞天瑯■福地，園林勝日閩閩名流。

餘時下一個名太史江劍翁所寫。上款韻蘭名校書正，這是中間坐地。東首垂花簾，外面一間房屋，異常幽雅，放著四口紅木衣櫥，十幾只大皮箱。再一間為幽貞館，門口一個狼皮秋香大呢門簾，明窗淨几，不染纖塵。地下鋪著台灣編花嘉文細席，上邊一方黃楊木匾，琴道人寫著幽貞館三個六朝體字，用石綠嵌飾，下邊有一個小跋云：韻蘭女史，世家閨秀，淪入章台，曠劫所遭，有甚於水火刀兵萬萬者，幽情別怨，感觸難禁，遂以幽貞自題其館，為志數語，以述其由。裡面一張水磨方竹刻字牀，掛著一頂山水西湖色綾子青絨羊皮帳，鋪著一條鼠銀回文澱邊褥，折著兩條白藍兩色的大撒蘭花被兩條。一只楠木雜拼七巧玲瓏一擔挑的書桌，上邊放著文房四寶，白玉水晶鎮紙，白玉筆洗，宋錦紫蒼被，一個白洋絨衫枕，牀沿一條白綾圍■末。上邊墨書老梅一株，筆法離奇，瑪瑙玉筆筒當中插著十幾枝湘妃竹筆。一個拂塵，白玉小圓空心盃中養著一細孟葉菖蒲，放在一個圓玉小盆內，小湘妃竹架上一只成泰磁盆，盆中種著兩翦同心蘭。牀前一張沉香木的半月桌，桌邊幾個雁子，上置一架美女自鳴鐘，一架白銅壽字香爐。靠月果壁上一幅改七香書的停琴待月圖，兩條藏金箋對，是時下名仕朱獻之寫的。上款是幽貞館主人雅屬，聯語云：

凝華結藻久延立，彈琴鼓瑟聊自娛。

書桌邊靠牆一個三層頭雕空壽山石書架，架上放著幾十種書籍，旁邊四幢楠木書箱。前半房通著一個小廂房。靠南一張樹根琢空的小炕榻，四隻腳也是樹根做的，上邊也是樹根腳的小炕几，几上古砂盆裡種一株屈屈曲曲的綠萼梅，盆下一只竹棍雕空座子。榻下兩個盤螭樹根腳踏，榻前一張雲點湘妃竹的小方桌，白綾藍緞邊桌套，上放著幾個古銅彝鼎。一架竹葉漢玉小屏風。沿牆兩邊八張斑竹椅，四張斑竹茶几。兩面玻璃窗上障著蟬葉紗榻，後牆上一幅仇英白描的美人橫披，畫得工致絕倫，連簾子裡的面孔都隱

約可見。旁邊一幅玉板箋的集句對，也是朱獻之寫的。上款是集吳梅村句，為韻蘭女史雅賞，下款甲午季冬丹徒獻之朱廷琛呵凍，聯句云：

千絲碧藕玲瓏腕，一卷芭蕉宛轉心。

知三心拍掌道：「好個一卷芭蕉宛轉心！」仲蔚道：「千絲碧藕句也難為他對了。」又看東邊壁上八條高其佩指畫的菊花，四條羽索夫人的小楷，一幅馬湘蘭的帶根墨蘭。也有一副檳榔箋對，是胡公壽寫的，但有下款，聯語云：

到此有山林間想，望之如神仙中人。

所有炕上椅子上都用宋錦的墊子枕頭，月緞書畫帳子。地下又有幾個古銅吐盃，天花板上，斑竹書畫，白宮紗燈，真是古雅清幽，毫無俗豔。西邊兩間中間開通，並作一大間，通是洋式。門口一條西洋鏤空花邊白門簾，屋內上邊幾盞煤氣燈，裡邊一張鐵牀，上邊罩著白芙蓉紗西洋鏤空花邊帳子，野鴨絨蓮毛裡身厚褥子，花旗國所織的駝毛細毯，兩條英吉利的橡皮氣枕。居中放著一張機器長桌，鋪著法蘭西白絲絨織花毯，上面一架大鬧鐘，一對西洋玻璃金果台花，一只高寬一尺長一尺五六寸的法國八音盒，開著法條，在那裡奏樂，放著幾瓶香水。另有一個小匣鎖著，說裡邊是幾十張西洋照片。桌上兩邊十張西洋軟絨花墊椅，桌腳椅腳都用活絡滾軸。兩頭另有兩張藤坐木框無腳椅，前後俯仰，可以隨人舒展。外邊向裡一張東洋螺甸雕漆榻，上置螺甸雕漆几，几上也放著一架自鳴鐘。榻上兩個橡皮大氣墊，兩個橡皮枕，下面兩個磁洋狗腳踏。地上鋪著俄羅斯駝駝絨毯，幾個東洋磁吐盃，西壁一個鐵火爐，燒著白煤，熱意蓬勃。牆上兩邊木框中通是油台，玻璃窗上亦是雪白空花邊門簾。牀前還有一張西洋軟墊如意醉翁椅，東面牆上另有一個高四尺長的西洋姑娘賽馬圖，油畫全身，一絲不掛，只有一條白洋巾掩著私處，神采如生。壁上通是白漆，上邊白平頂。眾人看了一回，贊歎不絕。外邊伴馨進來請用點心。韻蘭就引眾人到幽貞館外房坐下，大家吃了，韻蘭也吃了些。漱口洗臉畢，喝了一口茶，伯琴就請韻蘭引道，要到各處玩。韻蘭道：「待我換了一件衣服。」就命佩鑲在第二口櫥內取一件二毛羊皮緊身窄袖襖。面子墨醬查綢，青蓮洋花緞邊，金線月華帶五道。換好了，向佩鑲道：「你去叫伴馨拿枝水煙袋跟我去，酒席就擺在當中的一間。」因問伯琴道：「你們都用酒麼？」知三笑道：「量是極窄，我只要喝一壇。」韻蘭笑說道：「就去開一壇女兒酒罷。」說著，就領眾人出來，伴馨在後跟著。看官你道韻蘭還有一個極好的房間，名春影樓，為何不寫出來呢？這也有個緣故。此乃體己房，非熟客不容易到。知三這班今日初到，卻非知心，故韻蘭不教他去。下文自當再敘。此時韻蘭領了眾人出了華■仙舍，沿著迴廊一帶，向東花牆裡開著一門，進得門來，忽見一片平湖，大可三畝，有一所樓房在湖心，門前一帶，都是楊柳，向南兩邊有抄手曲折游廊，有花牆阻隔，湖對面茅亭一座，半露柳外，亭西數十步，在廊下凸出一座釣台，綠■紅窗，雕欄石砌。臨河向東，湖心中的房子東北有一條白石橋，白石欄杆，可以直達。伯琴道：「好，在這裡乘涼玩月，倒是好地方。」韻蘭道：「這裡叫延秋榭，俗名荷花廳。那一帶迴廊，都環走得通的，所以名九曲迴廊，共九個曲折，迴廊外邊也是一帶迴廊，也隨這個廊造的。門前的亭子，名流杯亭，那邊朝東的是釣月台。這條橋名浮玉橋，西南上還有一條橋，通延秋榭，名彩春橋，也是白石的，我們打流杯亭抄過去罷。」說著，引了眾人前走。但見湖中的水受了風，漾碧粼粼。正月裡的天氣，萍荇也都肅索了。到流杯亭上，見放一個白石圓台，四個石磴。旁邊還有兩條石凳，亭兩面黑漆欄杆中，是「流杯亭」三字匾額。石柱上一副對聯云：

修禊人來逢上巳，濯纓歌起娛滄浪。

下款是「玉魷」二字。眾人出了流杯亭，到釣月台，倚欄望了一望，也有一聯。上句恰不甚好，聯云：

塘陪奔月兔，魚化脫鉤龍。

眾人出來，沿著九迴廊向北過了彩春橋，進西邊的屋，是一個旱船式的樓房，走到中間，見上面一匾書「彩蓮船」三字，有一聯也是韻蘭的句云：

生定如穿珠海月，牽來不借錦帆風。

伯琴道：「這聯倒工切呢。」介侯道：「下句更好。」於是到外邊一看，又有一匾曰水波不興，彩蓮船東首門出去方是延秋榭，內外兩進各五間，外邊大間通一色玻璃窗，玲瓏四敞，遊人至此，眼界一清。當中一匾，「宛在中央」四字，有長聯是劉緝堂撰的句云：

綠意洗尊浮最宜雨霽風清吟到彩蓮詩句，

涼痕侵袂薄卻喜斜陽秋水聽來打擢歌聲。

仲蔚道：「好對好對。」外面又有一匾曰溯洄伊人，下款寫幽貞館主人題。知三道：「題得好，你們來看。」介侯道：「必有寓意。」伯侯道：「韻蘭你講給我聽，伊人是誰？」韻蘭眼圈紅了一紅，強笑道：「有什麼寓意呢？胡亂做做罷了。」說著，只見管園的老媽子送上茶來，大家喝了，韻蘭於是復引眾人出來，從東北浮玉橋過去，穿過一條朝北的闊廊，韻蘭道：「花牆內便是綠雲館了，我們從後面進去罷。」於是進了後門。曲折穿過幾個假山洞，從蕉竹徑中走過去，忽見十幾株倒垂柳，進了一門。走進去，便是三間大坐落，兩邊四個廂房，庭心裡兩株西府海棠，當中一匾，「眠■王綠陰」四字，有一聯云：

楊柳簾櫳鸚鵡曲，芭蕉情緒海棠愁。

韻蘭笑道：「這聯好不好？」隗士讀了一遍，笑道：「好好好！把這景致一起都括盡了，是誰作的？為什麼不書下款？」友梅笑道：「還有何人做得出？大約是女學士的手筆了。」韻蘭微笑不語。又走到外邊，果然有一個綠雲館的匾，乃從前門出去，從長廊向北，韻蘭道：「是先到聽鸚處，還是先到彩虹樓？」知三道：「先到聽鸚處，我才從彩虹樓回來，沒有進去的。」眾人道好。於是韻蘭先走。但見一帶花障，上面都是牽著藤蘿，縱縱橫橫，這時候尚未發青。韻蘭引著眾人進花障側門，忽見一帶樹林，桃李、梅杏、玉蘭、海棠都有。此時雖未作花，尚可辨認，把這座房子密密的裹著。友梅笑道：「有趣，若開花時節真是好景致呢！」平叔道：「現在張園、徐園、愚園那裡及這個園的邱壑。」說著，已到裡邊，卻是三間朝東兩進，後面也有幾間廂房，上有宜春兩字的匾。韻蘭道：「我要坐坐了，你們去看罷。」伯琴道：「我也要坐一坐呢。」於是大家坐了，伴馨立在旁邊裝水煙給韻蘭吸，眾人大家吸紙卷。園丁走來，笑著問姑娘要砌茶麼，韻蘭道：「你去吩咐，在梅雪塢砌茶伺候罷。須到我那裡取洞庭山的碧螺春，我們到了彩虹樓就要來的。」園丁去了，仲蔚笑道：「這個地方倒沒對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在前邊呢。」於是大家起身到前邊一看，上書綠意紅情四個字匾。介侯笑道：「用個詞牌到帖切。」只聽知三叫道：「這聯對真是切定這地方！」眾人看對聯道：

林花拂座失春醉，蘿月窺簾伴夜吟。

大家贊了一回。韻蘭向知三道：「彩虹樓你領他們去罷，我在梅雪塢等。」知三道：「我不認得梅雪塢在那裡。」韻蘭道：「我指你看，你從彩虹樓西側門出來，走那條石子甬道，一逕到梅雪塢牆邊，看見門就是前門了。我開好在那裡，你就從牆裡茅亭旁邊走過假山石，便是了。現在你們從這長廊走去近些。」於是又想了一想道：「不用了，我命園丁陪你去罷。」於是叫了園丁來吩咐一遍，方去。眾人跟著園丁向東北走去，忽見夾地松陰，飛青滴翠，廊盡處一條石徑，皆是山麓，步步升高，約得百級。忽見樓閣凌霄，皆是洋式。眾人大家進去，向西南一望，不但全園在目，連楊家鋪的西園酒樓。徐家匯的天主堂、天文台、龍華塔、製造局皆歷歷在目。平叔道：「梅不帶得望遠鏡來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你們來看，這梅花林裡邊房屋門口立的可是韻蘭？」眾人看時，笑道：「一些不差。」就笑著向他遠遠招手，韻蘭也看見了，把手兒招了一回，見他同伴馨進去了，就見有兩個老媽子手裡托著盤，盤裡放著碗碟之類。眾人看彩虹樓的匾額是我欲乘風歸去。仲蔚贊道：「好個我欲乘風歸去。」又看對聯云：

攀碧落掛青雲遲我三年好把此身還佛祖

啟紅窗開車■末望君萬里更從何處合干將

下書碧霄道人戲擬。介侯笑道：「仲蔚，你看這是你貴相好自己的手筆，什麼解釋呢？」仲蔚笑道：「你總是這般亂道，誰同他相好呢？」知三道：「上聯好似見道之言，下聯好似盼望一個人似的。」友梅道：「他必有意中人。」仲蔚道：「你不見干將兩

字麼，總指使劍的。」賤士道：「不差，但『三年還佛祖』作何解呢？」知三笑道：「把下面這個疆域淨得乾乾潔潔，等這干將，你道是不好？」說得眾人皆笑了。於是大家出了西側門，跟著園丁下了山麓，向西由後逕直到梅雪塢。穿過假山，忽覺一陣寒香，沁入肺腑。伯琴笑道：「有趣，這個一陣香足值三千金。」說著已進內門，但見屑雪雕瓊，滿林香雪，正在徘徊，裡邊忽然喚道：「進來罷。」見韻蘭扶著伴馨迎了出來，笑道：「你們這樣子緩緩的遊賞，只好秉燭了。」知三笑道：「我們也是小腳所以姍姍來遲。」說著，已到第一進門口，匾上「梅雪塢」三字，是七開間。南面五大間相通，北邊兩間用半窗隔住。門前一色玻璃。上邊暖簾一齊掛起，把玻璃窗子閉好，真是風息不通。若用了火爐，更當奇暖，上有一匾，是坐看爭春四個字。仲蔚笑道：「這個匾再要切貼也找不到了，但不知何人手筆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看好不好呢？」仲蔚道：「游夏不能贊一辭？」知三笑道：「韻蘭，你坐好。」又向伴馨道：「你去移一只交椅來放在中間。」伴馨不知何故，只得去取來。知三笑著，就叫韻蘭，賤士道：「你們做什麼？」知三笑道：「拜先生。」平叔道：「誰拜先生？」韻蘭、仲蔚也不知何故，呆了，笑道：「究竟什麼緣故？」知三笑道：「仲蔚要拜韻蘭做先生。」仲蔚道：「你真胡鬧，我也沒說過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你還沒說過，你自居游夏，這個匾是韻蘭做的，游夏是孔夫子的學生，學生見孔夫子，不應拜麼？」眾人大家笑了，韻蘭笑道：「你這人最是會說，我恨得要撕你的嘴。」知三笑道：「請你撕了下來，放在靛缸裡去染一染。」介侯笑道：「又是什麼典故？」知三笑道：「染青了就是親嘴呢。」眾人又大笑起來。韻蘭倒不好意思，走開了。說著，只見王小香又到了，由珠圓領進，與眾人相見於，又看對句云：

晴開眼界鵝毛白，寒極林中月子香。

是高郵知白子書。介侯道：「上句不及下句。」於是又走到北面兩間，也有一匾，是「超心煉冶」四字。友梅道：「以梅為冶，這四字虧他想出來的。」又看一副對云：

西風欲來晚寒互，明月未出群山高。

是長洲葉仲英所書。伯琴道：「聯句也好。」只見伴馨走來說道：「請爺們去吃點心。」於是大家到裡邊，吃些乾點，喝了一杯茶。韻蘭領了，就從後圍牆出來，由一小門，開門進去，一帶花牆，從花牆進去，便是天香深處。四面通是桂樹，房屋三進，旁邊還有小屋，也是三進。前面側屋，直通春影樓，後門不過一牆相隔，相離四五丈，也有小門可通的。裡邊第二進五株桂樹更大，匾上「天香深處」四字，聯云：

美人未織登科記，居士來參入定禪。

也無下款，就知是韻蘭擬的，裡面走了一通，韻蘭引道出來，向知三道：「湘君那裡你去過，就煩你領他們去玩。可從這裡出北花牆，沿石甬道柳堤，向西北一直通一條小紅橋，便是漱藥。回來你出漱藥，沿柳堤一直向南，看見有茶圃一區。東面有矮花牆，牆裡海棠幾株，修竹幾竿，便是耕雲小筑。你們可略玩一回，便出前門，沿廊直到鬧紅樹來，我在那裡等。這就是你同介侯的相好租的，不多幾天要搬來了，你們先就相相地方好不好？」知三笑道：「不認得怎樣呢？」韻蘭笑道：「虧你去過一趟，還說不認得。」知三道：「我剛才出了漱藥，向南沿著柳堤，沒走完，就朝東逕走，過一條虹影橋，在假山北首的長廊一直到華仙舍的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不走流霞橋麼？」知三道：「忘了。」韻蘭道：「出了漱藥東側門，過短廊，便是流霞橋，向南長廊，經牡丹台西首，也到虹影橋，倘過了流霞橋，向東長廊一直走，便是我的屋子後面。若從虹影橋直向西南一條長廊走去，就是耕雲小筑後面的西北角上。」知三道：「罷了，我迷糊了，還是你同我去。」韻蘭向伴馨道：「你陪他們去，水煙袋給我，我在鬧紅樹等，玩玩就來。」伴馨答應著，領了眾人去了。韻蘭知道總有一會兒時間，於是逕到鬧紅樹解了手，又坐了一回，想寒碧莊的聯語尚少，須再擬一聯方好，便喚了一個看園小廝，另招一個小丫頭子來服侍裝煙，自己靜靜的擬想，得了一聯是：

花暗曲房衫子薄，水流深院草堂陰。

方欲再改，知三等一輩通來了。韻蘭笑道：「還算快。」仲蔚笑道：「湘君那裡，真是幽僻，小橋流水，綠暗紅稀，耕雲小筑不及那裡好。」伯琴道：「池草綠深名士夢，盆蓮香淨美人禪一聯也好。」介侯道：「我愛他『金屋移春，兩今云古，畫橋橫笛，波暖塵香』一聯。又切新遷又切地方。」小香道：「『願為有情人說法，莫於無佛處稱尊』難道不好麼？」知三道：「耕雲小筑的『荷鐘耕煙種瑤草，吹簫踏月上蓬萊』一聯也還挺拔。」友梅道：「不要議論了，這裡逛逛就走罷。韻蘭陪我們半日，也要體諒體諒呢。」於是前後走了一通，也是三開間兩進，匾上是「春風爛熳」四字，對聯是韻蘭擬的：

風光無限爭春價，桃李多情鬥豔妝。

賤士道：「好句好句！鬧紅兩字移不到那裡去了。」說著跟了韻蘭出來。走出花牆之外，望北走過寒碧橋，只見堤上一帶無葉倒垂柳，柳堤之西，便是花障。韻蘭向西指道：「從這裡寒碧莊的大門，不必過橋，我們可從柳堤北盡處，穿花障，從花障後門進去。」於是迤邐行來，逕到了後門，卻不進這門，沿牆仍繞到前面，是一個大院落庭心，但聽流水淙淙，境地極靜。平叔道：「什麼水響？」韻蘭道：「就是流到寒碧橋底下的水，在這屋子地下過的。」小香道：「那裡是上流呢？」韻蘭道：「這裡面的水，自園外南首吳淞江發源，向北流入園中，到延秋樹荷花蕩，穿浮玉橋向西到華仙舍門前，就是延秋樹後面的斜橋，後向西南蓄成一池，就是月潭，再向西出虹影橋，方向北如弓背，過流霞橋，再向西北，逾小虹橋，方出園牆歸入內塘。其池蓄之處，又環向南首，過月影橋，到耕雲小筑旁邊，折向東南，經由寒碧莊西牆下，逕流出東牆下，由寒碧橋仍入延秋樹寬展處，將寒碧莊裝在水中。」說著已進大門。是三開間，裡邊是五開間，庭心及廂屋極寬，廷中十餘本芭蕉，屋後兩株大玉蘭，百餘竿紫竹，匾是「紅塵不到」四字，旁邊朱獻之寫的聯云：

有水流時供洗眼，無塵到處借繡經。

介侯道：「好個有水流時無塵到處，不可思議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外邊也想擬一聯在那裡。」仲蔚道：「你何不早擬？」韻蘭笑道：「剛才想了一聯，我來念出來，你們聽了好不好。」因將花暗曲房一聯說了出來。知三道：「好極了！我明兒同你寫。」伯琴笑說：「不必費心，怕韻蘭寫得不好麼？」韻蘭笑道：「我也寫不出好字來的。」說著，又引了眾人從後面西首出來，向西北過了月影橋，仍走虹影橋，方從長廊東回到自己屋裡，已是上燈時候，佩纓等接著笑道：「姑娘難得這般高興，費力不費力？」說著走到裡邊。韻蘭笑道：「實在乏力了，待我坐坐罷。你這席面怎麼了？」佩纓道：「妥當了，只要搬出來。」韻蘭道：「你打發他們點燈，點了燈，就擺席罷。」此時伯琴等也都進來笑道：「今日暢快。」賤士笑道：「腿是有點子酸。」於是大家隨意坐了。珠圓砌了茶來，又送上水煙袋，彼此吸煙喝茶。伯琴向韻蘭道：「虧你走這些路，我們也夠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各位的金面只得陪了走走。」友梅笑道：「寒碧莊我擬了一聯，寫給你們看看。」仲蔚道：「你寫出來。」友梅就在身邊取了鉛筆寫出來道：

苔痕拂几琴心寂，花片敲窗夢境幽。

韻蘭笑道：「好，你明兒替我做一封，銀杏木對送來，要陽文石綠字的。」友梅應允了。傭人已來上燈，排桌子，一時就把酒席排起來，韻蘭笑道：「他們青樓中惡習官人就是入席，也不吃菜的，我是不依他們規矩，我要吃什麼就吃什麼，你們不要見笑說是餓鬼投生的呢。」仲蔚笑道：「我們本來要你們吃，你肯吃是最好的了。」韻蘭就笑著起身，斟遍了酒，自己就在主位坐定，笑道：「我也不同各位謙了，我也不能定席，誰坐第一位，誰坐第二位，你們自己去定了罷，我是可算坐好。」於是大家隨意入座，並不推讓，卻是介侯坐了第一位，以下賤士、伯琴、仲蔚、友梅、平叔、知三、小香次第排來。知三笑道：「我同韻蘭並坐。韻蘭是我的人了，你們今日只算擾我。」介侯道：「足見闊少，我們讓你親近韻蘭，還要我們謝你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佩纓呢？」韻蘭道：「叫他什麼？」只見佩纓笑嘻嘻走出來，伯琴笑道：「佩姐姐，今朝素雲不在這裡，你好膽大了，同你再較較量，我來喝醉你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他坐在旁邊，佩纓笑道：「罷呀，我戒了酒了。」知三笑道：「戒酒必要除葷，你葷除不除？」賤士笑道：「戒大葷不戒小葷。」佩纓把他啐了一口，就要立起來走。伯琴笑道：「到不能的，今朝憑你怎樣，總要同你喝，就是戒酒，今朝且開了戒再說，橫豎你住在這裡，就是要住到小房子裡，有我家的老弟在這裡，他是送慣你的。」仲蔚笑道：「我的送人是有始無

終的，那及顧蘭生的體帖週到，又能服侍，又能愛。」仲蔚尚未說完，佩纒就猴急起來，笑啐道：「你為什麼這般瞎說，再說我就惱了。」友梅笑著：「迫問這個緣故。」佩纒就走過來掩了仲蔚的嘴，笑道：「謝謝！你不要說，好少爺。」仲蔚笑道：「請我吃個皮杯。」佩纒笑道：「啐。」就進去看菜去了。平叔道：「今朝要不要叫局？」黽士道：「今日是韻蘭請的酒，怎麼好叫局呢？」韻蘭笑道：「倒也不在這個上頭，不過有多少俗人太可憎，見了他，便要作惡，你看陳小寶、花玉芳等，是什麼人呢？面孔板板的，倒自己算紅官人似的。」小香道：「不叫局倒也落得省，但是湘君住在園裡，我們已經去了兩回，倒不能不找他的。」仲蔚道：「我們這七個人都沒結交他，誰出面去找呢？」知三道：「我來。」韻蘭道：「據我看來，你們也不用誰出面，我來出面去請他來罷，說你們七個人公請的，你們公出了一個局錢，但是這圈裡要加倍呢，他來了，須坐在我那裡，再者不嫌各位見怪，各位既到這裡總是看得起，我不過說叫局這個叫定，似不雅聽，雖不敢當請字，然而要說個邀字，須知我們這些人也是清白人家生出來的，沒法到你們男人懷裡來混，你們也應該見諒才是。」黽士道：「好好，你說不敢當請字，據我說盡可算請的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不要說請字，就要我跪也肯的。」小香笑道：「我並且肯馱呢。」知三道：「你馱我只好爬。」說得眾人皆笑了。韻蘭就寫了條子，交給打雜的去請湘君過來。仲蔚向韻蘭笑道：「我再有無厭之求，要請允准。」韻蘭道：「何事？」仲蔚道：「別人我都不管，碧霄同你要好的，他現在是不到局上了，就是熟客請他也輕易不到，我想你的地方他也不好意思推卻，可否請你也去請一請？」韻蘭笑道：「我知道你們得隴望蜀，把我這個臉給你們開心。」黽士正色道：「倒不是這個意思，他是天仙化身，不敢褻他，不過請他來談談，領領他的教罷咧，就是冷秋秋鶴的蹤跡，我們也沒有談過呢。」說著，只聽外邊人說道：「姑娘，女客來。」珠圓連忙走出去，眾人看時，一個孿廉笑說道：「什麼秋鶴冷秋呢？待我聽聽。」眾人同韻蘭連忙起身迎入，但不知是誰，下章再述。